

聽！雨林的孩子在說話

— 別驚動雨林的孩子（系列一）—

圖、文／戴舒婷（砂勞越荒野圖書館志工，自然名：海馬）、
圖／廖文瑄（臺北分會秘書）



神木有兩種定義，一種是當作神明敬拜的樹，另一種是樹齡超過 1000 年以上的巨樹，我無法用肉眼來鑒定眼前這棵巨木的年齡，不過，就其盤繞交錯扭曲糾纏的巨根，顯示了祂生命的堅持，我認定祂是我的神木。“別驚動雨林的孩子”這是我與神木面對面後，心中裡最深刻的想法。在這個世界，有些生命在我們看不見的角落，默默地努力活著。祂不需要我們的發現、靠近和追捧，只圖完成自己的使命，如果有一天你看見祂，也請不要驚動那孩子。

天使的暗語

雨季剛過的三月，我來到隆拉浪（Long Lellang），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，熟悉是為我依然在我生長的島嶼上，陌生是因為我離開了我居住的文明城市，心裡有一份因同伴而感覺到的安定，同時也有一份因未知而感覺到的不安。矛盾與忐忑的心情，在一隻“飛翔的黃牛油”出現後，逐漸被安撫。“飛翔的黃牛油”是我給“Butterfly”蝴蝶的昵稱，蝶是我喜愛的自然之一，牠的出現，就像朋友的招呼，使我篤信我的

到來是被歡迎的，一切都會安好的。

也許，蝴蝶是我和山神之間的傳話者，每每當我對自然和環境產生疑慮的時候，牠就會出現，給我一些暗示，然後，輕輕展開翅膀，或快或慢地飛回山神身邊。比如：下雨了，我在屋檐下避雨，黑色白斑的蛺蝶也在我右手邊的綠葉上避雨，誰也沒有說話，誰也沒有要打擾誰的意思，牠不動，我也不敢有大動作，這樣的我們沒有明顯的交集，以沉默來默許對方的存在，

雨聲是我們共同的音樂。啊！一個念頭閃過，這就是山神想告訴我的事嗎？與我零交流的同伴，就像我和蝴蝶，不需要刻意的交流，安靜地互相陪伴就好。蝶兒的傳話還真的減低了我的不自在感。然後，牠像是確定自己已經完成任務了，於是安靜地離開。

蝴蝶傳話的方式不是只有一種，有時候，飛翔的動作和姿態也是一種蝶語。就像飛行速度特別緩慢的大白斑蝶，人人笑牠太慢吞，是笨蝶也。其實，人不懂蝶之語，牠出現在河邊那棵桃金娘科樹上，總是不慌不急地流連花叢間，姿態何其優雅，看牠翩翩起舞，有種觀賞表演的感覺，白與黑的擺動，左與右的擺動，像風起時飄在空中的花朵。“唯有慢才能看得清楚，何必在意快慢，



何必在意與別人的腳步不同，時間是越追越少的東西，慢，才能嘗到生命的味道。”

這就是大白斑蝶的話語。

蝶語一點一點地叫我安心，蝶的陪伴向來都是無聲的，然而，這種無聲不是寂靜，我覺得花上沒有蝶才是一種寂寥，一種寂靜。

示愛者的夜曲

雨林中的生物，並不是每個都像蝴蝶那樣，認為沉默是金。有些生物的關懷方式比較笨拙和直接，牠們用聲音來告訴我“不怕，有我在”，比如：那沒尾巴的蛙。蛙鳴一向不是我懂得欣賞的聲音，在我居住的地方，大雨過後的世界被蛙鳴填滿，受不了時，我會兩手叉腰命令雨蛙肅靜，不過牠從不理我，依然高調地唱著牠的求愛曲。今夜我在荒山野嶺，帳篷是我和外界間唯一的隔牆，沒有更堅實的東西可以保護我，但我一點也不害怕，是蛙鳴給了我熟悉感和安全感。有蛙鳴的夜晚，感覺就像在家一樣安全，所以我一夜好眠，連夢也沒有。

不同的蛙以不同的音調鳴著不同的旋律唱出不同的小夜曲，那粗糙歌聲大膽地唱出對情感的渴望，也許，愛與被愛對蛙而言，本是天經地義之事，沒有太多複雜的條件





與顧慮。蛙像鐘樓駝俠，總躲在黑暗角落不讓我看見，深怕自己的樣子會嚇著我。牠唱的情歌，我無法了解其涵義，但我善於感覺，我感覺到了一種守候的心情，那是期待、忐忑、歡愉、膽怯、緊張種種的復雜情緒，越是在乎情緒越強烈。我傻笑，心在想，有時候，拙語者的表達，比起甜言蜜語，更叫人看見真心。

我體內的排泄系統，並沒有因為蛙鳴而停止，終於我走出帳篷，摸黑到百米外的戶外廁所去，一路上依然聽見“呱呱呱”，我用牠來代替照明燈，讓自己在黑暗中不孤單。回帳篷時，我意外發現一對夫妻蛙，我的出現把這一大一小嚇了一跳，我為打擾了“二蛙世界”感到抱歉，於是對牠說：“沒事沒事，繼續繼續”，然後鑽進帳篷裡。我想，牠會明白我的語言的。我知道牠在，我知道是牠在唱歌，我知道牠讓夜不寂靜，我知道牠長得不像蝶那樣討喜，我都知道，而我接受這樣的牠，一如牠接受這樣的我。我真的希望牠聽懂了。

惡魔的嘲弄

當然，並非所有動物的聲音聽在我耳裡都是友善悅耳的，比如：某些鳥叫聲。我是說“某些”，因為不是全部鳥叫聲都如此，另外，我不擅長辨認鳥聲，所以無法確定是哪些鳥類。在枝葉茂密的雨林中行走，我幾乎不曾用肉眼發現任何一只鳥的蹤影，所以不知道究竟是誰在搞怪。想必鳥

兒是知道的，所以牠才敢肆無忌憚地發出一陣又一陣邪惡之聲，完全不必擔心自己曝露行蹤，就像惡魔肯定你消滅不了牠一樣，於是牠囂張地唱著：“你看不到我……你看不到我……”。除了咬牙切齒，四處張望，碎碎念，我別無他法，誰叫我祖先選擇了直立，不是飛翔。

在林中行走，無數個上坡下坡，就算是停停走走，還是會因為體力的消耗而漸感疲累，這時候，從耳朵傳遞到腦子裡的鳥叫聲，總是被我不理性的思維判定牠帶著揶揄的意味，鳥兒嘲笑我無能：“這麼點路也走不了，還說自己是萬物之靈，平時欺負動物多了是吧？現在輪到我來尋開心啦！前面的路還長著呢，有你受的……”鳥叫聲此起彼落，你一言我一語，牠們似乎在談論關於我的進入。從牠們輕快的語調中，我“聽見”牠們為對我的調侃感到開心。人就是這樣，總以自己的想法來解讀言語，我所“聽見”的，其實都是我內在的投射。同伴們的反應與我不同，當我像個孩子和鳥對罵的時候，他們“聽到”的卻是一種自由，一種因好天氣發出的快樂感，一種因夥伴而雀躍的心情。



我嘗試轉念，嘗試理解，想從鳥叫聲裡，聽出另一意思。你知道嗎？鳥類對人來說是一種很重要的食物來源，我們吃雞、鴨、鵝、鴿、火雞、鸚鵡、鴛鴦、燕窩，這行為比起鳥兒對我的嘲笑，我簡直是罪大惡極。嗯，我了解了。好吧！我為我所犯下的罪來接受處罰，你就盡情地吱吱喳喳吧！

油葫蘆的秘密

其實，鳥叫聲和油葫蘆發出的聲響比起來順耳多了，要不是我親眼看見，還真不相信這個小不點發出的聲音竟然那麼大，“瞿瞿——瞿瞿——瞿瞿”，好像拉壞的小提琴曲，弓與弦的摩擦，產生了一種虐耳的聲音，真是活受罪。好幾次，當我靠近那蟋蟀時，巨大聲響嘎然而止，等我慢慢離開一段距離之後，牠又高歌猛唱，聒噪不停，我轉過身，牠又安靜下來，似乎牠享受跟我玩一二三木頭人的遊戲。後來終於被我捉到牠的犯罪證據，我看見牠雙翅立起，以磨擦來發聲，就像法布爾在昆蟲記裡寫的一樣！我感覺自己就像終於發現端倪的偵探，好有滿足感。油葫蘆見自己的行動敗露，並沒有驚慌逃跑，反而發出更嘹亮歌刺耳的聲音，我記得蟋蟀在不同的情況下會發出不同的聲響，比如：呼喚、求偶、攻擊、辨識等等，眼見三五只牠同類慢慢現身，我猜牠是用了我不懂的语言，發出求救訊號。我沒因此被嚇倒，而牠其實是害怕的，但牠選擇勇敢面對我，果然是好戰的勇將啊！

話說回來，如果沒有油葫蘆的磨擦、沒有樹蟬發動機車、沒有鳥兒在嘰喳，這片森林安靜下來，會不會更加叫我感到害怕？藍色星球如果少了一種聲音，並不會停止轉動，但是少了就是少了，少了一種可能，少了一種對生命的熱情，少了一段關係可能產生的連結。



筆者感言：

吳明益說：「在生態學上，失去鳴禽、大型動物的狀況被稱為“寂林症候群”，走在其間我們不再對陌生的聲音感到好奇、張惶與興奮。寂靜之林是一片失去想像力的荒域。」我想他是對的。我知道任何一種野生動物都不會在牠覺得安全情況下，為（對）我發出聲音。牠們的語言是我對大自然的一種遐想，然而，這不是胡鬧，我確實認真聆聽自然，因為我不是“寂林症候群”，我想像林中各種聲音是一種陪伴、一種打氣、一種鼓勵、一種喝采、一分安心。這樣的我和在城市中好靜的我是不同的，因為城市的聲音，聽起來很機械很叫人心煩意亂很有壓迫感。一直到此刻，我才發現，我聽見的是自己。♡